

史外叢書

行印社藝文探險

1931

留俄外史
(破天荒文集)

探險文藝社出版

1931

14079



第一頁

翻開封面，是空空白白的一頁，包藏着無限不可思議的奇妙與神祕在裏頭，給讀者假一個時刻的刺激和引誘，牠已經給你一個暗示了，那真正的第一頁，還在這空白一頁的後面。

普遍的青年讀者們對於任何讀物，首先總得要給那封面，一個仔細打量，獲至於先要接，一個“賞試吻”，這樣，好像對這本讀物深深

破天荒文集

的心靈，已經能起共鳴的作用，表示同情了，如同現代一般色情狂的青年們得到一封粉紅色而美麗的洋式信封，上面寫着自來水筆的信時，總以為是心愛的人兒來的情書，同時見了一個裝束漂亮而摩登的異性，毫不躊躇的便認定這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新文明人物，這是普遍的一般社會心理，其實是滑稽的，可笑的！

老於讀的人們，對於讀物先得要看序，或所謂卷首語和開場白等等，光看了這序之類的一篇東西，彷彿就可以明白全書的內容了，那所謂序等一類東西，好像是一件公文封面上的摘要似的，的確是遲遺，什麼刊物寫在前面的序等等的一類東西，都是告訴你這本有的內容，在你翻之前，預先給你一個概念。

這本小冊子的第一頁，即所謂序或卷首語和開場白；雖也有依樣葫蘆的一套把戲；但這

並不告訴你這本小子冊的內容如何如何，只不過告訴你這本小冊子的內容是神祕的耐人尋味的，決不是單看了其第一頁便可以明了其內容，知道其爲如何樣的神祕，如何樣的耐人尋味，更不是讀了其第一篇第二篇所能明乎此，甚至而至於決不是從第一頁第一字一直到最末頁最末字所能明乎此，而絕對必須整個地一而再地讀過二遍之後，再用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法去潛心探究。探究時最好要虛心地充滿着特別的好奇心，探究的方法愈多，你所發現的各式各樣不同的新奇結果也愈巧愈多，（因爲我們想想譬如一本或一篇東西從頭至尾的讀下去是一件事，如果倒結來讀却巧是完全相反的另一件事，或將每一頁的第一字或最末字挨頁次的綴成如句或數句也會變成另一件事，以此類推，諸一此類的例子很多，這是可能的）倘能如此潛

破天荒文集

心探究直至最後，你所得到的，是一個美麗的芬馥的，甘密的果子！

他們勇氣勃勃地極敬重地寫這本東西以後，我來偷偷摸摸地寫這第一頁，偷偷摸摸地送在付刊吧！更願各書局偷偷摸摸地發行，青年們偷偷摸摸地去購讀吧！咳！偷偷摸摸？怕什麼？

朋友！這第一頁代行所謂序或卷首語的開場白的職務，便止於此了

一九三〇年夏我於暴雨中

目 錄

1. 黑·暗 的 輪 廓
2. 從 莫 斯 科 回 來
3. 他 們 的 前 途
4. 我 們 應 走 的 路
5. 一 篇 這 樣 的 論 文
6. 他 們 的 主 義 與 我 們 國 家
7. 救 國 必 須 這 樣
8. 心 靈 的 審 判
9. 第 一 篇 譯 述
10. 第 二 篇 譯 述

黑暗的輪廓

(一)



『本週以來，荔枝角游泳場附近海面，不斷發現溺死尸骸，尤以昨天上午該處海面漁戶所發現之青年男尸二具爲奇特查該二具男尸，係解脫精赤，互相擁抱，宛如孿體。揣其情狀，似係死前彼此相救以致「背溺」者。事後又於該場左近檢獲白色內衣短祆各二件，并有D.C.P.字樣之自來墨水筆一枝，當係該死者遺物無疑，現所有尸身已由九龍殮房收殮，遺物交深水埗差館存案。聽候「尸親」認領云云。』

十月五日(即重九節過後之第二天)東方馬爾太埠各報社會新聞欄，登載了這樣一段“司空見慣”並不算“新”聞的新聞。這顯是本週以來，不斷發生“不幸”事情的警告。然而荔枝角的游泳場，依舊是游人如鯽，不減舊觀。一般年青的時髦男女，和運動健將們，並不會受此影響而裹足不前。這樁被新聞記者所認為奇特的事情，也就像隔日報紙一樣地無人過問了。

荔枝角，是東方馬爾太對岸，九龍半島迤西的一個海灣的近旁；是負山面海的一角僻靜所在。距此百步以外，也有些灰白色的洋式樓房，峙立在未完成的馬路的半邊，但這樓房，是屬於她的主人的，而他的主人當然另有他的精緻房屋，不屑來這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海

黑 暗 的 輪 廓

角來居住，因此，這寬廠的樓房是空着。然而在馬路的另半邊，却有許多各樣各式的臨時小木屋，每一間小木屋裏面，至少也有五人以上的擠着，甚至擠到十多人，雖然只是隔一條馬路，但空着還空着，擠着還擠着，互不相關。

住場的周圍是園地，在整齊的畦疇裏面，種着~~一~~行一行的白菜。和芥蘭，油波，和蒿苳，青青地現着蓬勃的生氣。靠近馬路的一邊，是新近填平的曠場，場上堆着像墳墓一樣地石碎和石塊，一輛一輛的土車停在臨時敷設的鐵軌上。所有這些一切，便是供~~給~~給着全住場的二百多人的生活資料。

每天白晝，各間小木屋子的板扉，都在倒鎖着，屋裏的人們都向外散開，散到園地去，散到堆着石塊，停着土車的曠場去，由上午七點至下午六點。車聲鱗鱗地，石聲確確地，奏

着交響的音樂。有時西風挾着園地裏糞溺的氣息，一陣陣地吹進這一羣勞動者的鼻觀，毛孔裏來，給他們辟辟暑氣，解除瘴癘。就算是自然的主宰，給他們的“娛樂”和“衛生”的設備了。他們都是早出晚歸，煎好，吃，洗脚，上床，睡覺，刻板地過了一天又一天，或許一生一世都是如此，沒有一個是例外。所有例外的，就是我們陳媽子家裏二位高貴的客人了。

這二人，一位叫颺君，一位叫餒君，從他的“尊號”看來，着實有點令人可怕，然而并不，他們都是二十歲左右，斯文俊秀的青年人，他們都是西其裝而革其履的十足紳士裝束。至於這樣高貴的人物，為什麼要到這貧民窟的陳媽子家裏來住呢？恐怕誰也說不出，而且不好說出理由來，要勉強說出，簡單點，就是被時代的洪潮所沖來的。

黑 暗 的 輪 廓

我們颺君和燄君之在一起，是“萍水相逢”的，雖然他們都是“同志”，但各有各的故鄉，到這裏來，也是或先或後的。他們住在這裏快要一年之三分之二了，他們的行止，也像普通的人一樣，他們的談吐，却是有條有理，出言有章的，平居什麼事情都談到：政治，社會，文學，愛情，以至宇宙間的一切。但從來沒有聽見他們談及他們的家庭，固然現代的志士們，是爲國忘家的，也無足奇怪，不過我們的颺君和燄君，似乎還不只是這些。他們有時也談到關於家庭方面的事，但每當談到這方面時，好像各有“隱衷”似的，在相對苦笑中沉默下去，或是急轉辭鋒，很不自然地接到不相干的事情來談。爲什麼？這也沒有旁人知道。

陳媽子也像其他的老年婦人一樣，喜歡絮絮叨叨地問短問長，當然她對於住在她家裏的

客人，也曾探求過他們的家世來歷。但有時往往在二個不同的時候，會聽出二種不同的結論。然而她總以爲自己的記性壞，從不懷疑到這二位客是匪類。她也明白現今的年頭，有些人是不隨便公開家世，好像她自己吧，她能隨便告訴鄰人：她是陳英明的母親麼？橫豎他們都是張先生介紹來住的，她能懷疑張先生的朋友是匪類嗎？張先生，誰不曉得？他是我們P縣的第一流人物，老舉人的兒子，大學畢業生，政治部官，就是現在失時些吧，也是皇家學堂的教員。而且英兒是他教過的……她想到英兒，自己暮境的悲哀，和張先生人格的崇拜，在她窗井般的心腔裏，結成了“堅信”的鐵石。

說到我們陳媽子，倒也有些來歷，她不是此地的土著，在三年前，她是住在P縣有名的

河邊村，村中有名的文林第。她家有的是用不完的钱，吃不完的穀，而且“書香門第”的榮譽，是誰不艷羨着陳家呢！她的丈夫，雖然是中年便去了世，但她有兒子——英明，有女兒一婉姑，順姑，兒子又聰明，又勤謹，十八歲便在中學畢了業，此後的人事，就是男婚女嫁，抱孫兒，享老福了。誰也料不到，在向着我們陳媽子，（不，那時是叫陳太婆，）展笑的晴空，也會打起霹靂來呢？就是她自己吧，恐怕連這樣地惡夢，也不會做過。人不去管世事，世事偏要尋上門來，C省的洪潮，P縣當然不是例外，她的兒子英明，也就知所以的像許多青年人一樣，被洪潮捲入漩渦，而且不久就葬身魚腹了。這幕悲劇，已演過了三年了，悲劇的主人婆，現在還健在，不過在身分上，由太婆而降為媽子了。以前認為不足輕重的賠錢貨——

她的女兒，現在便是相依爲命的寶貝了。用不完的钱，吃不完的穀，畫棟彫樑的文林第，都被洪潮冲沒了，連自己也被冲到這舉目無親的異鄉來，住這鋅蓋板牆的木屋子。

這樣看來，她和她的客人，是同一命運的了，所不同的，就是浮萍和槁木的不同。

(二)

她們因命運之相同，生活便混成一片，一切都不拘束，連相互間的稱呼，也隨着相互間的同情而進步了，起初她稱他們先生，但不久以後便很親暱的叫“馬溜仔”了。這似乎冒瀆的稱呼，其實是再親熱不過，她除這樣地叫她的明兒以外，沒曾叫過別人，這樣稱呼他們，便是當他們兒子一樣看待。而他們呢，起初也是跟張先生叫姑媽，不久也就刪去那個不順口的“姑”字，而簡順地叫“媽”了。他們也是當她母

黑 暗 的 輪 廓

親一樣地看待。這樣相互稱呼不是偶然，半點也沒有荒謬，因為“媽”和“兒子”，都是人類倫理上的需要，何況她們是各有缺陷，同一命運呢。

她們完全是一家，疾苦相告，歡笑相向，母子兄妹，真是其樂融融！鄰居的人們，由豔羨而起猜疑了，有的說陳媽子認了兒子，有的說她贅了女婿；不久後一說便有些腦筋過敏的人完全相信了。不是麼？一個老太婆，兩對青年男女，住在一間不滿方丈的房子裏，雖然裝束有點兩樣，但年齡是差不多的，半年相處了，少不了難免於自由戀愛吧？然而我們陳太婆，雖被環境壓迫着變成媽子，却是家教有方的人家，而她的女兒們，也是婉順自愛的。或許她們有存念也說不定？但事實上仍然是母子兄妹，至上的倫理結合。

每天晚上，除非是落雨，打風，或有旁的
事情。在晚飯過後夕陽西沒，月亮東升的時候
她們一家聚在柵門以內房門以外的瓜架下，乘
涼，談笑；或是打瓜子仁，裝炮竹引子，常常
到十點過後，才去睡覺。像歸巢燕子一樣吱吱
喳喳地，爭着關柵門，收拾東西，直到房門也
關了，遠聽到她們說話的聲響。

有時因天氣太熱的緣故，她們便坐到夜涼
，月亮懸在天青色的空際，星星爛燦着光芒，
微風吹着那寬展而且長着毛刺的瓜葉，擦喇擦
喇地響動。一片片各樣不同的白光，從那葉縫
中漏到架底來，落在每個人的頭髮上，衣裳上
，臉孔上，閃動不定地掩掩映映。這時如果有
旁人細心地去注視她們各個的面部，一定可以
、在共同的笑影中，尋出各自不同的愁痕。可是
她們自己都不注意到這些，只是各自理會自己